

K825.1/15

2008

龍
程

程著

四十自述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序

□ 汤一介

2004年夏，我曾为龚鹏程教授所著《文化符号学导论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）写过一“序”，现在我很高兴再为他的《龚鹏程四十自述》写“序”。我和龚鹏程教授交往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，初识时他还是青年，我则已过中年；现在他已是中年，而我则进入老年了。可是，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而影响我们的友谊和交往。对此我是很珍视的。

我对龚鹏程教授的《四十自述》读后，深有感触，但提笔要写这篇“序”时，又不知应如何写了。思之再三，先写三点想法吧！

(一)《四十自述》是龚鹏程教授通过他的生活经历，表现他对人生境界的追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是从叙事引向言理，“藉事言理”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这本自述，不像一般传记、回忆录，琐记家世、亲族、爱情、人事等等，而以学道、求道、证道、行道之历程为主。”“道”在哪里？只是在你的生活之中，你必须有心去学、去求、去证、去行。鹏程正是这样，他是在书本中、师友中、为人行事中和自我的心灵中去自觉地学、求、证、行。如他所说：“我只能由内在追求方面去树建我人生的理想”。一个人的一生，如要想成为一真正的“人”，无非是要有个做人的道理，离开了这一点，大概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(二)鹏程读的书真多，对此我是深深佩服。从他的《四十自述》中，我看到他不仅对中国的“经”、“史”、“子”、“集”都广泛涉猎，而且对那些笔记、小说和中西近人的著作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无不究读。鹏程读过的书，很多我都没读过，有些还是我这次读他的《四十自述》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。如巴壶天的《玄庐剩稿》、明王士性的《广志绎》等等，近日，鹏程对我说：他对比了一下《四库全书》的“文渊阁”、“文津阁”和“文溯阁”中各书的提要，发现它们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有些不同，甚至这几种抄本本身的“提要”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如果对比整理定会有用。就这一点看，鹏程读书之多、之细，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。

(三)鹏程多才多艺，于为文作诗、绘画写字，无所不通。而其著述至2002年已出版的书就有五十余种，所涉及到文、史、哲诸多方面，如儒、释、道、诗、词、古今文学、方志、美学、符号学，甚至武侠小说等等，而在他的研究中往往多有创见。从《四十自述》看，鹏程对当代学术动向和存在的问题都是有深入了解的，如他说：现代新儒家“以良知自我坎陷之方式，即可开出民主与科学”，“仍是以民主与科学之价

值为基准，来衡量中国传统哲学”，“但此东方主义之态度，与据西方现代性否弃中国传统文化者，实无根本之殊。”这样一些论断，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化、哲学应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读了鹏程教授的《四十自述》也颇有感慨。我在四十岁前后，正处在汹涌猛烈的政治运动中，一无暇读书，二无时著述，可说在学术上是“一穷二白”了。虽也写过一些文章，但多是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式的大批判文章，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学术。等到快到六十岁时才有机会开始认真读书，才逐渐学会照自己的意思写作，但已力不从心了。在我七十岁的时候也想写个“自述”式的东西，来总结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。花了一年的时间，写了一本《我们三代人》，它是写我祖父汤霖、父亲汤用彤和我自己的。书虽是出版社约稿，但当我把稿子寄给他们，经过编辑，大加删改，凡是我有点议论、有点想法的地方几乎都删改了。无可奈何，我只得把稿子收回，压在箱底了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命运还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读鹏程的《四十自述》，虽所认知并非全同，但其文却能启发我有所感了。

2007年8月30日

大陆版序

此书是我旧时自述，在台湾曾两版，如今又获得在大陆刊行的机会，一时摠怀，竟尔流毒万里，殊非当日所能逆料。书既再槩，理应说些什么，以徇物望。但临文踌躇，却是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

人的自然生命，大同小异，无非生老病死苦；虽或命遇各别，亦不过略有贫富寿夭之分而已，其实没啥子可说。文化生命则不然。人非草木，又不等于禽兽，思虑云为，本诸意识，各因其文化修养及文化态度而有所不同。每个人要拿他自己这个自然生命怎么折腾，全看自己高兴。

曹丕说写文章的事，“虽在父兄，不可以移子弟”，扩大来看，人对其生命该怎么处理，亦正是虽在父兄不可以移子弟的。这就是文化生命之可贵处，它值得谈谈，道理也正在此。

因此我写的这本自述，讲的不是一般自传那种生老病死富贵仕履。那些书，我根本觉得不值得写，也不值得看。旁人之啼笑，与我何干？命运遭逢，各有际遇，对我们来说，也很少借鉴的意义。值得写的，是文化生命。人生一瞬，不过数十寒暑，这短暂的人生，到底该怎么过，又该怎么样在人类历史中显示出我曾经在此活过、努力过，创造了什么文化价值，恐怕才是重点。即或吾人资质不高，凭借又薄，不可能成就什么，但想想或也无妨。想的历程以及因此而行动的努力，对旁人也才有一些参考的作用。

只不过我的文化生命无甚可观，当然也没什么参考价值。昔年作此自述，原亦不是为了供人参考，而是想借由反省旧蹶，来探问新途。因而此中记录的不是答案，反倒充满了疑惑。

我是出生于台北的江西人。幼年成长于社会的底层，引车卖浆，多能鄙事。继则好勇斗狠，拳武药卜。幸而入大黉，治经史，妄以圣贤自期，遂尽通四部之学。其后糊口四方，讲贯之余，时时用心于庶务，谬却会通西学以经世应俗。四十年间，为学三变，套用古人形容春秋的话，叫做：“齐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而至于道”。我在少年阶段，习染于小传统（little tradition）中，差能尽俗；青年时期究心经史，学作诗文，亦略能尽雅；后来即事穷理，因机为学，庶几通达于时务，故不免以为如此就已至于道了。谁知大谬不然，非唯不能开务成物，亦且身心皆不得安顿。我这本自述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困顿的求道历程，说明文化生命何以在四十而有大惑之故。

四十以后，我别有遭际，亦别有感会，是否知道得道，未来当另有

所述。兹所讲说者，即为上述四十年间学问的变化。这样的生命，虽说基本上是失败的，但失败的诗人往往最善教人作诗；看看一个锐志求道的生命如何在世路上挣扎，或许也是有益的。这即是此书不揣浅陋，欲在大陆出版，以就教于大陆读者的原因。唯书不尽言，言不逮意，亦愿诸君索我于筌蹄之外。

2007 丁亥大暑，写于燕京小西天归隐处

再版序

此书曾经亡友周安托帮我刊印，行世已久，且亦售罄。今承初安民好意，重校再版。谨略陈数语，以弁卷首：

一、四十即撰自述，某些人甚不以为然，认为我过于张扬。实则孔子就曾说过：“后生可畏。四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！”人生在世，四十余载了。当然该有些表现可供评述。故四十岁而作自述算不上是骄矜自是的行为。反而是自述平生，较近写真，比嗣后老耄昏瞶时所记或他人揣摩测度之揄扬与诋好得多。近人所作，如胡适《四十自述》、牟宗

三《五十自述》，均属此类。其中自道功过、自省自励之处，更非他人所能为。

其次，自序之体，古多附于书传，如《太史公自序》、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之类。后始单行，又与传记相混，近则与回忆录近似。但自序自述，主要是谈人生旨趣，跟传记回忆录重在叙人事经历者颇有不同。我这本自述，不像一般传记回忆录琐记家世、亲族、爱情、人事等等，而以学道求道证道行道之历程为主，即缘于此。但世人不太了解此中分别，往往来询我为何不写那些东西，或以为我有所避讳。其实不是的。我久历人事，所涉江湖恩怨，是非曲直，相关者多，未来若另做一书，志学林、文坛、官场、情苑之隐，想必也会很好看，足供谈助。但本书之宗旨，则不在这里。

再者，当初原本计书四十自述是要写四十篇的。上半部，称为“问道”，述为学求道之历程，计分诗、思、事、史四卷，每卷各五篇，共二十篇。下半部则为“述学”，也有二十篇，细说我学问的各个方面及创获之所在。因恐篇幅太多，刊印不易，后来就只写了上半部。至于述学嘛，待我五十岁以后再来写好了。

这本书从前刊印时，安托在封面写道：“来，看这个人，读这本书！追风少年要读，才晓得什么是真正叛逆。狂飙青年要看，才明白什么是自负的定义。尚有壮怀的人更不能错过，才清楚什么是当前最真情无悔的取舍”，又说我是俯仰天地、感时忧国的大学问家，豪情万丈的侠客，温婉多情的诗人。谓我之狂放疏野，令某些人痛恨而无可奈何；我的智慧与多情，又令另一些人惊叹倾服。张梦机师则有诗寄我，云：“托邮书史到闲轩，风雨连朝信手翻，健笔时时申博议，前尘一一入详言，含情零梦能生忆，破寂秋晨每及昏。知汝抟扶有双翼，高飞万里杳无痕”。师友奖饰劝勉之言，见之弥增感触。因仿怀

素《自叙》之例，并录于此。安托逝时，我另有诗哭之，就不再多说了。

庚午，端午。亦时世错忤之时也

初版序

这本书是我的四十自述。自记生平，以代歌哭，既无意作为励志典范，也没有资格当成警世的榜样。

几年前起心动念写这部稿子时，曾破题谓：“自传有许多种写法，如尼采《看哪这人！》一开头除自序外，第一章叫《我为什么这样智慧》、第二章曰《我为什么这样聪明》、第三章是《我为什么写出这样的好书》。真是石破惊天，傲然不可一世。但这又有何不可呢？怕的是琐叙生平，细扞肚脐眼儿，除了自我沉迷于烂芝麻旧谷子的回忆之中，感慨不已外，对别人一点

意义也无。因此，述往事、数生平，为的是谈问题”。

这代表了我对这篇自述最初的预想，其志甚伟，豪情可羨。

惜乎凡事实做起来总不免七折八扣。且世情难料，人事多歧，这篇东西起了个头，就闲置了好几年。巨头症的婴儿已结了胎，却总不能将之顺利生产下来，让我烦恼不已。

亏得胡正之学棣常来促励，并帮我清誉，才逼得我逐步写完。虽然潦草，毕竟可以塞责了。犹记我初在淡江大学任教时，因远住在桃园龟山，每周都有一天得留在台北过夜，就住在正之家。其母待我甚厚，正之也得放下功课陪我聊天。雨夜茗话，辄过中宵，冬寒则领我去吃狗肉。彼此谈谐，如在昨日，而年光已杳，倏忽十几二十年了。

人生有多少十几二十年呢？这些时间，无论曾经做过什么，都是值得感念的，因为人仅有这么些资本，玩完了，人生也就结束了。世或以为只有老年人才喜欢回忆，其实谁不喜欢？尝有科学家做研究，发现那些死后还魂复甦者，几乎都有些共同的经验，大抵在初死时多有“脱离现象”，感到自我与躯壳分开了，其后则有一“隧道现象”。仿佛通过一个黑暗的甬道，眼前出现一花园或乐土，在其中看见自己的一生，并碰到已故的人和事。这称为“全景式回忆”及“相会”，与过去重逢。最后则有人告诉他“还不到你来的时候”，或忽然想起现世什么事，而动念要回来，才翩然复返，还阳复甦。科学家们以此诤考灵魂之有无，我却认为这正是人都耽于回忆的证明。与其说这是什么死后还魂，不如说此即是“回忆”本身。偶或怔忡，人便脱离现世，滑翔到旧日的园囿里，与老友共话桑麻，久久始归。生人如此，死了大概也仍是如此。

不过，虽然人人都喜欢回忆，其回忆却未必都能笔之于书，也未必都有书写的价值。这也就是我在前面说自传须谈问题的缘故。我人虽然渺小，但在人世这几十年，多少也有所见有所感。某些见闻思虑，野人

献曝，未尝无益于人，谈谈又有什么关系？

然自述若真要谈问题，也是不容易的，那势必会写成论文集，人生遭遇到的各种试炼、诱惑、内在的困顿、外在的难题，一一申而论之，以个人阅历经纬组织之，则其篇幅，恐将充百栋而汗千牛。且强聒不已，恐亦将遭人厌鄙。纵我仍有此雄心，人生在世的许多限制，也令我不可能驰骋此等奢想。何况，问题该怎么谈，又可谈到什么程度呢？老聃著作，不过五千文。孔子且欲无言。至于世尊说法，固然是经藏如海，穷极于言说，却也是悟者寥寥，而世尊则自称未始有言。故说与不说，或许并无太大的差别。我的境界造诣，既不能尽言，又不能无言，那么，便浅言以尽兴、藉事以言理好了。

所藉之事，就是我自己以及我所经历的事。这是我最熟悉的，也是我一切思省感受和探索的起点。论他人他事，必不能如此亲切，当然也必不能如此痛切。在书写时，不但满足了我沉溺回忆的乐趣，又拥有剜骨剖肝之痛楚，实在是很过瘾的。只不过，亲切与痛切仍有其限度。所谓浅言以尽兴，就是说此中尚有不深刻、不究竟、不鲜明、不切要之处。此亦人世之限制，无可奈何。

这样的论述形态，自然也决定了这篇自传的文体。半散文、半哲理、半史述，不町不畦，若有结构，若无章法。虽不铺陈事迹、计较恩怨、揭秘扒糞，以备掌故，但一切自传的毛病，例如自吹、自擂、自怜、自叹，这里也都有了。

幸而我尚不敢以自吹自擂自怜自叹为宗旨。藉事言理，本来就是我的习惯、我的哲学形态。重视生命存在及存在的感受，则是我的方法与内涵。人受命于天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但此才德性命各有各的方向，也各有各的问题。生命存处在不同的时与世里，与境相发、因机相推，遂不能不各有感会。把这些感触与领悟，拿来和他人相互讨论印证，并藉

此感谢那些曾令我生发感会、增益内涵的人们，又有何不可？

只是，回顾往往使人感伤。时间如大盗，偷走了我们一切热情、理想与体力。在时间中，我们仿佛藉着自述来表示我们已经成就了些什么，却其实真得到什么？所有的荣耀与哀辱，都归于时间，成为历史。我们则变成了凭吊者，抚此碑文，轻喟那一切喧诟与喝采。

在以下这份碑文中，镌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、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说法，记录了我这样骚乱的灵魂，在文化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之一些遭遇。“志于道、据于德、依于仁、游于艺”的期许或向往，于此遭际间，仅能表现为“游艺以问道”，其理由与答案，大抵亦铭志于斯。观文忆往，读者或许也会各有感发吧。

岁在丙子，鼠辈横行之年，三月十五日自记于佛光大学

目 录

序 汤一介	1
大陆版序	1
再版序	4
初版序	7
卷一 诗	1-81
逆俗	3
用情	19
失乡	34
游学	50
问道	62
卷二 思	83-158
窥机	85
从师	99
交友	114
树异	129
主智	144

卷三 事 159 - 238

因境 161

执教 176

涉世 190

试剑 207

感兴 223

卷四 史 239 - 305

困知 241

得法 256

历事 271

藏史 287

返本 305

附录 龚鹏程生平及著述 319 - 324

卷一

詩